

丁德文 著

简单
的
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零点地铁诗丛

丁德文

简单的诗



ISBN 7-225-01761-6



9 787225 017617 >

ISBN 7-225-01761-6

I·393 定价：15.00 元

简单的诗

丁德文/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零点地铁/伊沙主编.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7
ISBN 7-225-01761-6

I. 零… II. 伊…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4587 号

零点地铁诗丛

简单的诗

伊 沙 主编

丁德文 著

出 版 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 政 编 码 810001 电 话 614342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 万
插 页: 2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书 号: ISBN 7-225-01761-6/I·393
定 价: 总定价:255.00 元 单册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零点地铁诗丛

策 划：马 非

主 编：伊 沙

名誉主编：吴思敬 任洪渊

特邀编委：谢 冕 王 宁 王一川

张颐武 于 坚 韩 东

芒 克 食 指 舒 婷

徐敬亚 王小妮 陈仲义

李 震 沈 奇 牛 汉

燎 原 周伦佑 班 果

总 序

吴思敬

不知《零点地铁诗丛》是否会成为本世纪出版的最后一套诗丛，不过我相信，当读者把它拿到手中的时候，距敲响世纪末钟声的时刻已经不远了。常识告诉我，一个完整时光段落的起迄与历史的转折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过，一个完整时段的起迄又往往会对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像百年起迄、尤其千年起迄这样重要的时刻，远不是每个人的一生都能赶得上的，因而必然会使对时光流逝极敏感的诗人触发无限的感慨。这感慨最集中的也许是荷尔德林式的追问：诗人何为？

从朦胧诗开始，新时期诗歌风风雨雨走过了 20 多年，近年来，随着卷地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随着以广告为运作基础、以提供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传媒日益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力，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对诗歌和诗人的美好称呼早就成了遥远的回忆或隔世的妙语。拜金潮的涌动削弱了诗人的自信，物欲的喧嚣使诗的神圣性遭到了动摇。诗人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乃至生存危机。在诗人神话已经解体的今天，诗人何为，确乎是每个诗人都要面对的严肃问题——

一些想以诗的高贵来装点自己的伪诗人早已开始从诗坛撤

离。

一些仍依恋着诗，却又想别的方面先打开些局面再来写诗的人，也暂时告别了诗坛。

但是依然有一些诗人在寂寞中坚持着，在他们的心目中，缪斯头上的光环并没有消褪。他们像不断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为捍卫人类的最后的精神领地而搏斗着，心甘情愿地充当诗坛的守望者。

《零点地铁诗丛》的年轻作者们，今后不好说，至少在今天他们是这支寂寞的坚持者队伍中的成员。这些诗人以自己的辛勤劳作作为90年代的诗坛播撒了片片新绿，他们做为跨世纪诗坛新人的形象也已开始在世纪末的夕阳的余晖中显现出来。

《零点地铁诗丛》并不是一套流派诗丛，它的十余位作者，各有各的人生经历，各有各的诗学主张，各有各的秉性与风格。但是由于他们的诗歌创作大都起步于或产生影响于90年代，因此从他们的诗中也可以约略窥见90年代诗歌观念的某些变化。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后首先经历了一个启蒙的时代、浪漫的时代，那么90年代则是现实的时代、凡人的时代。随着启蒙与浪漫时代的结束，是激情与理想的淡化。90年代中国人面临的问题，首先是生存问题。90年代严酷的现实迫使诗人正视基本国情，直面生存处境，并探寻从寻常琐屑的生存现实中发现诗意、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材料的可能性。90年代青年诗人在经历了80年代新生代诗人的封闭的、高蹈云端的实验后，心态上有明显的变化。即由过去对现实的漠视、回避，转入对现实存在状况的敞开与关怀，由对隐喻、象征意象的迷恋，转入让存在在诗中直接呈现自己。这种对诗与现实关系的反思，导致他们回到民间去寻找诗情与诗魂。这里所指的民间，不单是一般指称的社会下层的生活，而且包括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却为流意识形态所遮蔽而居于被忽视的位置，但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观念、风俗和生活方式

等。诗人们以平民化的眼光透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平常心去体悟琐屑遮蔽下的温馨、去揭示平凡覆盖下的生命价值,从中发掘出易被人们忽视的人生况味与文化意义,进而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趣味。这种不同于80年代的新的感觉与新的意绪,体现了90年代诗人的一种平民化的审美取向。

伴随着平民化倾向的出现,90年代诗人在语言观念上也有了一定的变化。8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普遍存在一种“回归语言”的倾向。尽管这些诗人“回归语言”的着眼点和操作手段不尽相同,但都视语言为诗的根本问题和归宿。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诗人通过形形色色的语言实验,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诗歌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表现手段。不过任何理论都有它的局限与误区,在中国这样一个盛行跟风的国度里,很多合理的东西很快就走向它的反面。一些新生代诗人在“回归语言”的旗号下玩起了语言,他们打破了传统的诗语言与非诗语言的界限,在“实验”的旗号下,一些轻飘的语感训练和无聊的语言游戏纷纷出现,甚至对语言施展暴力,在诗歌圈内圈外引起普遍的反感,进入90年代以后,诗人们纷纷对这种情况进行反思。诗歌平民化倾向的加强自然带来语言策略的调整。口语化的写作大行其是。尽管从诗学角度看,口语化写作并非什么新发明。中国诗歌史上不仅有口语入诗的悠久传统,而且涌现过王梵志、寒山等专门进行口语写作的诗人。美国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以及艾伦·金斯伯格等人则是现代西方诗界口语写作的大家。口语写作是植根于经验的文体,在民间口头语言的基础上提炼而成。它的好处是率意自然,平易浅俗,生动俏皮,易于与读者沟通。然而要达到表面率意而为,实际表现了对人生与世界奥秘的深层思考,却又极不容易。口语写作控制不好,也容易失之油滑或低层次的欲望的宣泄。事实上,《零点地铁诗丛》的有些作者在这点上也未免俗。对他们来说,口语化写作同样面临着进

一步提纯与升华的问题。

尽管《零点地铁诗丛》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一批新人在世纪末集群式的出现却是令人振奋的。中国诗坛的新火正在向 21 世纪传递，但愿它能燃成一片温暖的火光，驱散这些年来诗人心头的阴冷。

1999 年 6 月于北京

自序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话已经不新鲜了，可是在我写作时，我仍然牢记了这句话。我觉得我从前写作的失败，完全可以归咎于没有注意这句话的缘故。诗人的写作状态应该是最纯粹的状态，可是我们偏偏就忘记了这一点。诗歌中的真理，不是长篇大论地在逻辑的迷宫里把握住的。而年轻的诗人往往崇拜这种学院式的苦心经营。所以朦胧诗对以后诗歌的负面影响也正在此。记得还是少年时代，当我拿起一本诗集，被诗人们稀奇古怪的意象弄得神魂颠倒的情景。那样子如今看来是十分可笑的。诗人们在意象的迷宫里朦胧了读者也朦胧了自己，另一些诗人则是在理念的迷宫里糊弄着读者也糊弄着自己。现在我发现我和我阅读的诗人是可笑的。而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恰恰又是缺少笑容的环境。幽默的丧失导致许多人把一切都弄得一本正经，正是由于这种一本正经，我们的诗人脱离了大众，脱离了读者，变得形影相吊。我们的政治环境和民族特点，导致我们脸上笑容的消失，很多人憎恶幽默，憎恶恶作剧，所以和当下诗歌状态相比，学院派和大众的意识是滞后的。学院派厌恶这些糟蹋经典的幽默，大众则因为拘于惯常的思维而对幽默本身发生怀疑。纯粹的诗歌写作状态意味着自自然然的笑，不去看学院派可憎而刻板的卡列宁式的面孔。中国民间诗歌 10 年来的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青春时代我也疯狂地寻找过大师。不过我发现大师只是少年

时代的灯塔，大师是过去时代的辉煌。问题是我们处在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过去，与那些产生大师并且崇拜大师的时代相距遥遥，我们能够面对的只能是当下。所以 10 年以来中国民间诗坛自觉的非主流的写作，已经很自然地切入了当下。重估一切，并不是神话，事实如此，非主流的写作，像坚硬的楔子，牢固地楔入了当下，形成时代不能忽略的态势。我不再埋怨自己生不逢时，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的非主流状态正是我理想的状态。我可以自然而然地写作了，我可以轻松一些了，我可以自由地发笑了……这一切，难道不是令人愉快的吗？

诗歌原本应该是那样的，诗歌也许并不是那样的，我们在怀疑和猜想中曾无数次说出这样的话。我相信少年时代的经验，一首给我们带来阅读快感的诗歌，难道不是一首优秀的诗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什么样的诗歌是优秀的？那些像谜语似的诗歌？那些狂乱地编织意象、疯人呓语般的文学垃圾？那些从理念出发的逻辑迷宫？至少，诗歌不该是那样的。它可以不是美的，它可以不是文化的或经典的，它可以不是继承传统的，但它至少是能带给人阅读愉悦的。因此我宁愿矫枉过正，让它轻松些，简单些……让它有一双翅膀，让它飞起来。所以我脱离了流行的、主流的、青春的、浪漫的……等等那各式各样的诗歌，总之只要是使诗歌负重如牛的、丧失了阅读快感的、能够让学院派津津乐道的那些东西，我都要摒弃。诗歌有各式各样的可能，但是最终的可能不是让学者更有学问、让教授的讲义更厚、让读者望而生厌、面孔刻板的那种可能。

可以有很多说法——因为你在写作，你必须得说明。现在没有人强迫你说。所以你可以不必为说什么而煞费苦心，如果你真要这样，那么你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也发笑。因此你作为一个诗人，你的诗歌就是一切。别怕误读，因为他们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学问，他们阅读，不必皓首穷经，他们也许只需要愉悦。即便是误读，

那是他们的自由。谁也不保证你的诗歌不会变成一堆废纸，他们有他们的权力，阅读，或者舍弃，问题是你，你难道非得把他们弄得那么难受吗？你不是政府官员，他们不必非得要看你可憎的面孔。所以，一旦你把诗歌弄得负重不堪，就注定了它们的短命。

从青春时代的痴迷疯狂到如今的自觉写作，这中间经历的一切，可以从诗歌中看到。我10年的诗歌写作经历中，也许走过许多弯路，也许从诗歌中你能看到这样的痕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变成一个原创性的诗人。这是每个诗人都梦寐以求的，我也不例外。但是真正感觉到自己有了一丝原创的味道，却是在我的非主流写作时代。这种写作态势使我摆脱了各种可能的影响，我逐渐开始独立，开始写出自己真正喜爱的诗歌。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本诗集被界限分明地分成了两部分。刚好展示了我不同时代的诗歌观念。它们是如此地黑白分明，乃至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它们是同一个人的作品。事实如此，我的诗歌总是在说：也许诗歌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这是印在《倾斜》诗刊扉页上的一句话，“倾斜诗群”是由一帮松散的年轻诗人组成的。如今当我身处陕西南部的群山之中，我会经常想起这些天南海北的诗歌弟兄。自觉的非主流写作状态，意味着不受主流的影响、保持自己的个性。我想在这个什么都可以“克隆”的时代，这大概是很难得的。《倾斜》诗刊的最大成就，在于它的包容，它的先锋状态，它的各式各样的诗歌写作……我自己正是在这种情景下进入比较好的写作状态的。

我把自己的诗歌称为“简单主义”，是在1995年，诗人西村正在杭州编选第五期《倾斜》，我给了他10多首诗歌，冠之以“简单主义”。事实上，我没有主义，只有最善良最原始的想法：让诗歌轻松些，让诗歌给人一点儿阅读的愉悦。

在那之前，对于词语给人的震惊感的追求、对于场景和氛围的

体验、对于诗歌节奏的敏感、对于歌谣的迷恋……各式各样的尝试我都有过。但是真正获得阅读和写作的愉悦，则是我自称为“简单主义”的时代。所以在我的这部诗集中，前一部分是追求阅读愉悦的简单主义诗歌，后一部分则是寻求优美的古典主义诗歌，它们也许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却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现在可能不是追问“诗人何为”的时代。所以对诗歌，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必说，重要的是你面对的是诗歌，也许是与你的经验不一样的诗歌。如果它能使你寻找到一丝愉悦，那就足以证明它是必要的。在一个作者与读者共同书写的时代，这比什么都重要。不必在乎我说了些什么，因为比起诗歌本身，诗人又算得了什么。

丁德文

1999年3月于陕西南部

目 录

总序	吴思敬	(1)
自序		(5)
第一辑 简单的诗		
午后阳台		(1)
川端康成		(2)
疯子		(3)
失去的诗篇		(5)
在路上		(7)
春天的诗意		(8)
实验室		(10)
钓金鱼		(12)
儿童频道		(13)
探长		(14)
摄影师		(15)
就像一点墨迹		(17)
囚徒		(18)
打盹		(19)
海口		(20)
广告人		(21)
刀锋		(22)

经历：诗歌生活	(23)
电影	(24)
简单主义	(25)
折断了一根火柴	(26)
歌唱	(27)
意义	(28)
手风琴轻快的声音	(29)
玻璃店	(30)
小包装	(31)
爱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32)
空酒瓶	(33)
电影	(34)
家：圣经歌谣	(35)
读一本妇女杂志	(36)
老诗人	(37)
一个晚上在广州	(38)
一个女编辑	(39)
球迷的羞耻一刻	(40)
鸟声	(42)
老爱情片一段	(43)
二十岁的春天	(44)
红酒	(45)
怀念	(46)
香烟生活	(48)
城市的偶然事故	(49)
街仔生活	(50)
老电影：地道战	(51)

老电影：战地浪漫曲	(53)
老电影：魂断蓝桥	(55)
啤酒进行曲	(56)
诗歌练习册：喀秋莎	(58)
博尔赫斯的漫游	(60)
夜读聊斋	(62)
红	(64)
触目惊心	(66)
凝视	(68)
中世纪	(70)
流亡者	(72)
凶手	(74)
触	(76)

二辑 枯枝与斑马

瓶	(77)
齿轮	(79)
狼毫	(81)
火炉	(83)
枯枝	(85)
蝶影	(87)
斑马	(89)
紫薇	(90)
白鹤	(91)
纸船	(92)
闪电	(94)
谋生	(95)
去年的三月	(97)

短暂的深入	(98)
梦中的玫瑰	(100)
青铜	(101)
白马	(102)
边缘	(104)
峡谷地带	(106)
轻松的诗	(107)
雪落城市	(108)
都市 1993	(110)
冬天没有战争	(112)
关于老枪	(114)
水性的田园:给 Y	(116)
蚕食	(117)
尘世的病	(118)
中午	(119)
失去的诗篇	(120)
秋天	(121)
囚徒	(123)
古典时代	(125)
异乡的天空	(127)
南方	(129)
梧桐叶	(130)
桐花	(131)
钝刀	(133)
江湖	(134)
隐居	(135)
汉广	(136)